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冊目次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二)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刻本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崇禎朝記事四卷

〔明〕李遜之撰
清光緒武進盛氏刻常州先哲遺書本

江變紀畧二卷

〔清〕徐世溥撰
清道光古槐山房木活字荆駝逸史本

甲乙記政錄一卷續丙記政錄一卷

〔明〕徐肇臺撰
明崇禎刻本

四七三

五四九

五六九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二)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
刻本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頌天臚筆卷之十三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著

起用

梅中丞

公名之煥字長公別號信天翁湖廣麻城人少而倜儻經奇負節義重然諾文筆縱橫兼善騎射爲諸生時人皆以古才臣志士目之甲辰舉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言路爭論淮撫分左右袒獨一無所附麗正直忠厚以國是人

闕下而死猶勝低頭入檻車也親友痛哭止之不可抵信陽州飲于王叅戎家得旨而後歸與諸生誦讀梅市慷慨議論一如平時郡守令建瑞祠飛書止之人無以難也

今上卽位起巡撫甘肅恩威兼著士卒豫附諸邊缺餉鼓譟獨甘肅無一士譁伍奴酋入犯詔近地撫臣親提入衛其餘簡授良將以行甘鎮去都門六千里公獨選鐵騎三千身爲後勁總戎兵譁于安定殺一叅將兩把總公至蘭州命河西諸城嚴守斷亂兵歸路傳諭詰問皆環哭服罪戮其魁數人而行至邠州督府傳奴已遁奉旨止援兵歸鎮十日而復行海套乘奴亂闖邊公多方布置勒兵堵截密令入衛兵返旆合擊虜于大黃山下斬首八百四十五級闔鎮解嚴始得成行是時入衛者其兵最精器甲最具餘馬六百頭助薊鎮往來萬餘里冒險馳驅可謂勞苦功高矣本兵忌公坐遲留抵罪賴聖明竟從寬政云

外紀

虞山顧大韶撰

楚黃梅公之煥字長公號信天居士大司馬衡湘先生之猶子也少穎異甫齒讀于忠肅傳至掖學使者出泮池事評云癡忠具見于此矣人皆異之及長儻負氣有文武器幹嘗以諸生試承天試日大雪有跪雪中者傍一生又欲擠之公不平持硯將擊之擠者懼而止其遇事奮發不避怨類如此里有以巡邊被謫妬衡湘寧夏之功者移怒于公讒之兵使者使者行縣閱兵公故雜戎伍中見之馳射發皆中使者問知爲公大驚已試經義又冠軍使者歎賞不置翻爲知己萬曆甲辰試禮部第三人選爲庶常時楚預選者兩人懼弗克並留閣試日公避之慈慧寺以讓其偶其偶獲留而公遂出給事吏垣時言路方爭淮撫分左右袒公獨持平立論不喜搏擊尤恥依附嘗疏云事勢亢極者必返加人已甚者不祥又疏云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之附驥也卽千里猶蠅耳

蘿之附松也遇歲寒則無蘿矣此其大指也時彈文中尚有追論江陵者公駁之云就今人論今事猶自牽纏不了何復及旣朽之骨哉使今世有綜名實振綱紀如江陵者論訛之徒敢漫不事事一味饒舌如此耶時江陵功狀未明多恠公狂言久之論定始以公爲知言云公在省垣六載言論風旨傾動海內亦頗犯時忌以爭錢春外轉及璞中玉考選事出爲嶺南叅藩嶺南故盜藪捕者往往舍豺狼而問狐狸甚有李代桃僵者公務窮窟穴不避權豪其株連者釋勿問時屬吏有以梓里進規者曰細民冤與不冤何與官評公一忤強有力者謗騰而譴斥隨之矣公奈何任怨公咲謝曰此語乃尚書料也爾自爲之調督山東學非公所甄拔無一獲雋者人服其鑒入爲通參轉常少出撫南贛以母病辭隨丁內艱時瑞方熾以楊忠烈故尤側目楚人而嫉公者譖公于徐大化謂公入王安幕遂得削籍已復以周士顯轉銓事誣公遂坐

追賊而嫉公者猶未快更加誣罔周應秋遂訟
言于 朝曰梅某奈何咀咒我上公并作諸不
法事也璫乃疑而偵之偵者以收犀盃爲名居
麻城兩月廉無所得以實告璫怒稍懈初羅織
公罪者陳序梁克順也公分必就逮乃自造檻
車先習爲囚坐臥其中又一日徑策蹇北走欲
死 闕下親朋泣止之不可抵信陽州得 旨
而後歸乃與諸生課誦梅市議論慷慨無所屈
遇郡縣建璫祠者仍力爭之人咸謂後命且不
測無何而

聖主龍飛矣璫誅起公巡撫甘肅甫履任值傍
塞虜苦碗豆瘡僵臥郊原相枕藉將吏謂公纖
之蟒玉可得也公語總戎楊曰我取蟒玉于病
虜人將咲指爲豆瘡使所贈奈何總戎遂嚴禁
勿打帳師徒無勤蠻入嘉峪關擊之馘健兒若
千降其老弱六百餘羌虜咸懾伏已而奴酋犯
薊門 詔近地撫臣率師勤王遠則簡道將授
甲其鎮去都城六千里公例不當親行公曰吾

受 國恩深可引 詔倫安耶援兵有謀而潰
者殺一叅將兩把總西奔其鎮將據城勾虜公
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
定仍整旅而前則督臣忽傳奴退檄公還師公
還鎮十日而部檄又促公行則淹期歷旬矣時
又有海套乘奴警爲寇合鎮洵洵公令後軍堵
截而密檄前軍返旆夾擊之虜不虞師之集也
遂斬首八百四十海套既定公馬首始得東向
比及都門往返已萬餘里而大司馬竟以逗留
劾公凡六密揭欲殺公

上不聽僅奪職歸或謂公督臣誤傳之檄故在
以告

明主責可逭也公曰吾奈何釋已罪而重人罪
耶嘿嘿不措一辭而歸歸後名益高鄉黨得公
片語嚴若朝典公曰吾失位而不逃名非所謂
既明且哲者也乃屏弃人事爲五岳之游云

野史氏曰梅氏世有偉人當

神廟時劉之變衡湘抗疏請監軍

今上遭奴警長公挺身赴援此兩事豈可以優劣論哉然衡湘功成而身受其榮長公功未成而身先受其辱豈所遭之時異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爲

明主忠謀者奈何棄騏驥而策蹇驢也

附答止建僞祠書

郡守某建祠書內引呈詞有楊漣等伏不道之誅等語公回札云上言德政何患無詞何必推殺人爲首功且惟辟作威而謂威自我上公出是帝制而天子自爲矣恐上公亦當不起某已削奪不敢從諸大夫之後同里亦有呈建祠者浼邑宰出示科派里甲公馳書止之云敝邑亾賴作此舉止而欲老父母代爲出名何也非謂魏公必敗不須做正爲魏公方盛不敢做譬則熱竈業已通紅有一乞兒又持一束濕薪跪而進之竈將馨之乎吐之乎所不欲代爲出名非恐獲罪于天正恐獲罪于竈耳

陳少司寇

公名以聞別號石泓湖廣麻城人少事父母孝每從父負笈苦勁自命萬曆丙午丁未聯捷而公已不逮矣是歲任吳縣後調無錫治行稱第一癸丑舉卓異議擢銓司爲異見所排且駕言東林薦吏部其名不可居也卒授儀曹擯之門戶中旋卽告假歸里丙辰丁巳之間刀趙官吳爲政入補儀司未得而且以拾遺被糾歸去已未丁內艱哀毀幾不欲生又何升沉毀譽之足云壬戌起復繇運判補繕司改儀司十餘年始得復癸丑故物當事同氣者仍欲推用銓司公固辭不拜僅得量移符司席未及煖乙丑罹逆焰始以莊謙疏降繼以梁克順疏削奪二疏俱若另有下石者然彼一時也或翻三案以統之或捏造天鑒錄點將傳及東林門戶等單各以意入之其詳具見序楊公漣忠節錄中猶未已也拷掠繆太史昌期之時令其扳誣株連幾不得脫虎口及

今上戊辰龍飛太陽當空逆璫授首殺媚羣小
次第敗露或者爲被禍諸臣覆盆見天之時乎
乃解網渙羣 明旨屢飭而黨伐愈巧營壘益
堅至庚午公論漸明乃得啓事光少而統均王
永光且目之爲老東林見 朝後卽推改南僕
少用舍太驟輿論不平卽 明旨旋見爲不可
詳具叅永光疏中壬申癸酉歷陞通政使甲戌
轉少司寇公之出處處脂不自潤居冷不自媒
歷疑謗不求白值公道大明不望速伸此通籍
三十年節概也然聞公之爲人也落穆之性絕
無他逢迎無他縈繫一室之間蕭然超曠遇事
獨斷斷不落依傍蹊徑體貼人情物理無針髮
漏家居宦游手不釋卷訓子弟以先輩典型爲
率與人處多近裏着己之言凡一切周旋違心
之事見而耻之代人汗下里中有急輒慨然引
手雖撓拂當路亦所不顧而士友氣類獨默默
與之親真足令疑忌者伎倆徒盡耳公固不以
富貴功名起念者哉

劉京兆

公名宗周字

號念臺浙江山陰人舉萬曆

辛丑科進士初任行人忠孝性成冰蘖自勵乙
巳以親老請終養辛亥補原職卓犖寡營勿與
時宜甲寅乞假回籍蕭然樸素日事詩書內人
工紡織以給饘粥布袍恬澹相守織塵弗染出
入徒步安貧樂道鄉里推其賢銓曹重其清選
授禮部儀制司主事骭麟遠俗秉心如冰

熹廟初姦逆亂政宵小成風公先發難疏論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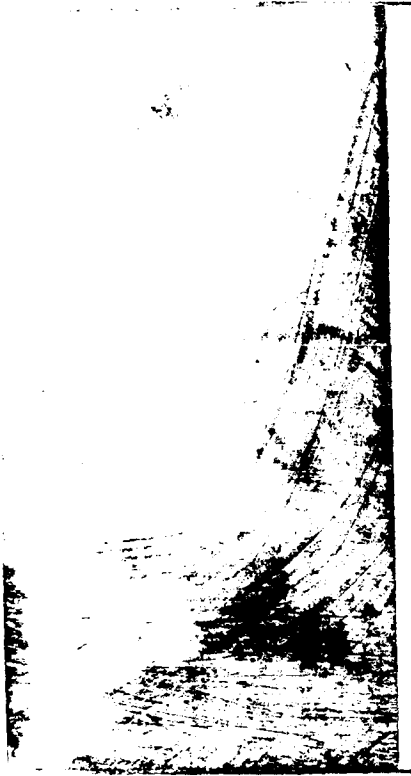
公天賦筆 卷三十四 起用

氏魏璫正人稱快於是邪黨側目下石中公幸
而免遂請告歸攜蒼頭一肩行李出國門居家
宴如復有削奪矯 旨公怡然靜養山中旋聞
諸賢就死 詔獄輿輓歸公乃裹糧躡屨不憚
千里遍弔諸公之墓暨慰其子弟人不知其爲
劉公也其高風勁節世所罕匹戊辰

今上登極臺省交薦黃給諫承吳疏云清貞絕
俗恬素逸倫首攻客魏人服徒薪之哲後乃遺
榮辭位視同敝屣急流勇退卓哉中立不倚又

臧吏部照如疏云二三孤介爲時論未割者如
劉宗周首觸客氏魏忠賢幾致廷杖賴閣臣
葉向高力救獲免嗣轉光祿丞時通籍逾二十
年猶嫌速化遂引疾去後起通政隨乞骸骨疏
中以進禮退義隱諷當時之主寺人者竟忤璫
削奪海內共推清介第一流已已公起田間時
方急兵餉內外交匱公搜剔夙弊裁革繁費歲
惟節省金繒數百萬多所建立悉採納焉尋擢
大京兆復與時論不合拂衣謝政乃得

予告歸里人皆仰其高致焉



方璽卿

公名孔炤字潛夫別號仁植直隸桐城人廷尉
公諱大鎮其尊人也己丑名進士忠孝著聞公
以家學淵源登丙辰高第仕西川嘉定守戊午
本省同考試稱得士性秉正嫉邪不避權貴屬
孝廉高某爲范侍中寃陷大辟數年矣公挺身
出之范多方傾公遂改川而閩之福寧兩地共
慶神君焉壬戌秩滿授職方初掌篆首察遼所
以四潰痛在逃帥侯世祿等是時武弁多子事
中貴人作輿援憑要路津藉援島援遼得崇階
徐卽營內地自善爰授鉞大帥先士卒逃俱置
不問仍復用如平時公謂司馬堂豈養交地爲
要人市賂哉上疏曰武實不能以武動文甚者
役文以挾文文或未必以文察武聞者飽武以
弱武于是持一切不少阿徇議以援遼得官者
守其官責以効其黜者多不燃爲糾大帥擅逃
不候覆者十有七人猥得嚴旨先以薑尾中
之矣然公竟力鋤之弁流肅然改觀聽嗣是逆

瑞益橫三虎在樞尤穢亂不可紀其間外寄者以無賄之患卒墮落剽猾亡賴輩一申賂權貴皆爲大將公甫視事治敢行汰僞銜四五百奪債帥百數十邊與京互得除調禁旅乃有生色更隆禮遇與疎弁廢禪每討論竟日至有泣下者奴與東宛旦爲婚易米關內公太息曰漁陽三輔旦夕苦兵矣夷狄以類相殘殺令虜自寢食不聊奈何虜之交日固邊吏略無間諜以攜之其勢秋冬必大舉桃林界嶺亟塞之毋藉虜徑得所 請焉薊門自垣徂堂直需以步耳跼跼何多各烏獸駭甚亡賴也致議關督練祖帥大壽趙帥率教區別萬二千爲薊三協備計報可而公已謝事厥後虜薄都城墮城邑果從薊中協洞若觀火云 國初設土司官卽其類統之羈縻甚艱安奢逆我頗行因遼而禍蜀冉彭秦羅眠諸土司爲最雄悍入衛負有微勞要求大總戎之銜持大賂奧援之公力靳不與恐噬齊也三屯主客兵禦虜或不足而益之以貪撫

忽謀稱戈謀欲向都門起倉卒會秀時治他兵謀者僞言撫之而驕愈甚公密請一生政間行密雲藏厥渠魁衆以定遇挿漢以控弦三十萬衆壓豐州灘各自要賞督與撫失和六有構煽國其何支卒襄舊款而退雲中賴以安故事大帥斬虜級百爲上賞職方主其事併得通敘公兩任來有甘肅之捷有黔滇之捷有養善木之捷而套虜雙山之捷至八百級遜抑不明所功成都重慶二解圍一擣巢與悉退讓他人公之不伐蓋不樂與校帥交歡恐遠實也會逆秀首上逆賢功德爲保泰一疏欲陷樞輔孫高陽阿瑞意事下部與其姪坐府都督公大言諍曰樞輔辭尊安被介冑遠冒霜雪以宰相行邊自壬歷乙虜畏不犯可不謂鞠躬哉留春防以需後議至若傳奉恩澤授祿帶銜無加已例故不宜坐府也寢不予覆頃之呈秀官巡淮捕妖人王好賢功欲加一級又不報呈秀欲弟凝秀超遷副帥又不報以故忤逆意甚衆錮之甚毒遂削

奪焉公首折其黨逆大節不可概見哉戊辰

聖明御宇論銓樞其遴選精練勤敏曉暢邊務

者以聞議列四五人公繇是得蒙 賜環再入

職方尋擢尚璽翻然乞歸予假還里中奉廷尉

公爲斑衣之舞何廷尉公卽世公居廬白鹿

山亦如廷尉公之廬尊人明善先生者枕由粥

食三食新如一日矣其未嘗堪者如飴旦夕必

孝經晚而誦之風雨夜時聞孺子泣也邦人胥

爲感動今癸酉三月初八日

天子召冢宰李公長庚大司馬張公鳳翼核廉

能倣有位獨舉公爲風道其事甚悉

指林之蔭 吉方孔昭潔已發

奸着優敘示勸 益公自職方晉璽卿越乞假

五稔以甚遠之年百執事以下以算顧獨舉爲

風固知每飯未嘗不在清郎矣眠向日

龍飛初政遴選職方特蒙 簡畀則固已非常

視公矣公服且闕

天子眷求舊德中外想聞風采樞疏具在予何

敢贅諛焉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方孔昭謹奏爲敬
循職掌澄清武弊懇乞

聖明嚴勅着實舉行以肅封疆疏

竊惟用人之衡文武並重自職方之積輕也

不能彷彿文選功令萬分之一其故何哉冠

帶游于同類則文臣之采訪原親介胄隔于

分途則武臣之諮諏難遍風之下也禮貌徒

懸苞苴旁透武實不能以武動文而甚者役

文以挾文文或未必以文察武而間者飽武

以弱武故海內之無兵債帥壞之也債帥之

風不止垂涎債帥者攬之也職方根本之地

近年視爲畏途安得無說而處此臣最碌碌

論俸尚淺越序未遑蒙臣堂官趙彥教臣曰

只莫照管情面何法不行堂官張鳳翔教臣

曰截然至公自己要成箇片段堂官李邦華

教臣曰職方比文選更難要從難上做得去

臣感激知遇兢業遭逢邇者正氣克庭羣賢

師濟孚號揚破柱之公捐糜砥折檻之節臣

獨何人乃欲浮沉其間以蠹司馬法臣且無
顏對父師之訓况官常哉嗟乎天下非無韓
白也當道者或不以將材蓄之而以財貨蓄
之于是反其所令從其所好終身伎倆韜略
無聞一片精神賄賂是競私門有効公法無
權彼既以重貲得官必且以掊剋剝下兵痛
馬瘠戈鈍甲朽無事則憑藉阿堵物以梯榮
有事則依傍大力者以嫁禍淪胥已極振刷
何因遼喪黔危真堪痛哭信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者服官之良藥也廣錢神之正論恥鬻
爵之居間又有位者之他山也且央求囑託
法令凜凜巧行鑽刺律紀昭昭若以爲人有
勢而我阿之賢者不樂其阿也若以爲素有
交而今報之廉者不取其報也君爲鱗次將
及不妨順呼以討缺恐有所以呼之者是今
旦暮啓事之赴赴不免厚實之耽耽矣若爲
薪積槩混定須先容以乞陞恐有所以容之
者是今彌縫得策之卑卑反獲名高之逐逐

矣壑谿相引口舌奚調從違異宜怨尤交錯
上得罪于朝廷下得罪于朋友毋乃爲邦
政僂辱而榮感弁流之心志莫此爲甚極重
當反揀敝補偏大約平昔夾袋採之智士清
流而臨時執單矢之青天白日照俸序爲銓
除查薦次爲優異內稟之于部堂外訪之于
公論雖奇才定不膠柱而常品儘足循資但
使天下疆場之吏載厚祿而來者廢然無所
可用盡消其凌越僥倖之謀全破其經營盤
據之術而實心實事不得不歸于職業矣所
以同官鄒維璉曾申債帥一疏同官廖起巖
向臣曰自部堂秉政以來竿牘幾絕可見執
持苦任如影傳響臣既不敢圓通以滑天下
事亦不敢執拘以債天下事既不敢輕徇名
器借爲納交要譽之資又豈敢假作虛僑暗
爲陽施陰設之計前官余大成勁骨剛聲尚
爾悠悠沉落矧臣力綿易毀人微易摧敢不
于受事之初入告

君父之前同盟班行之末伏乞 勅下臣部嚴
行武職官員洗心守法有央求囑託巧行鑽
刺者指名叅究永罷不敘子曰不患無位患
所以立經經首務實願如斯至于義氣肝腸
豪傑眼孔延干城搜草澤開誠布公爲克且
得人者臣側聞君子長者之教欣欣惟恐後
矣疆吏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三十日具奏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修明職掌堂上官自當獎成主持
以後武職各官有鑽求囑託的即便指名叅
處該部知道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方孔炤奏爲大將
之責宜重武功之爵宜清敬申 明旨請
飭部疏以警人心疏

臣受事三月矢慎採訪大將之賢者執有兩
端險塞危邊在于壯士氣而敢衝鋒巖城善
地在于得士心而同甘苦故有警多以智勇
見無警多以清廉見公侯腹心自可屈指數
也勒銘樹柱揚美無窮而亦有不然者以臣
所聞有功成而不免恣意有官怠而不免營
私有孔邇神畿而安富不懼有獨當荒塞而
漁獵滋彰想亦物望宜全冒懷各付善終善
始急應砥礪功名尚得苟且因循自貽伊戚
而已乎然臣所憤于司馬門者尤在援遼二
字蓋自失地喪師明罰勅法文臣之絀于遼
也十不遺一武臣之絀于遼也百未訖十抑
何其苛文而寬武也臣于赴援諸弁查有進
退明白了無罣礙者未嘗不愛惜用之而其
局面倉皇心機曖昧實于憲典安得默然請

以大將論當時提督全遼兵馬見今起用總
兵官則有王威侯世祿起用五府僉書則有
官秉忠柴國柱四人者夙負才名特畀元戎
之寄逢奴猖獗稱病回關洊歷今官各殊近
狀在秉忠國柱投閒浹歲或可補過清班乃
王威世祿已儼然久竊雄邊工圖腹削夫大
將軍厚受國恩自合立于矢石之間援枹
鼓衆倡乎九軍卽有霜露之恙分當裹革馬
前義無反顧如是而生則曰鞠躬如是而死
則曰盡瘁豈有託庇怯于參苓隱康強于風
鶴縮項攢眉枯槁牖下幸之幸矣乃更欲燃
灰大燾羶橐高牙侈口名家覲顏宿胄此何
說也王威兩革而兩起久騰神軒大蠹之彈
文近掌薊壇怨嗟載道且公然招養逃官馮
大樑黃士英昵置幕中更屬難測官秉忠乞
身迫不候命部覆其跋扈之風永不敘用
亦旣審矣國柱係熊經臣所列爲真病者或
無僞詐世祿之歸也部覆其功罪相準仍以

原官在關胡然繼而朦朧得以病返胡然而
諸臣到關皆與病湊胡然回籍不數時沉痾
都痊此何說也大將軍規避得官如是矣安
問驃騎于轅下下此者坐營楊如栢都司黃
璽各有城守之任纔聞遼陷奔散過河律以
一逃碁頭無悔不知何以僅論降級戴罪立
功夫曰戴罪必戴其不應赦之罪也夫曰立
功必立其衝邊冒死之功也試問海州何在
而黃璽竟爾薊路優游試問東昌堡何存而
如栢翻陟京營佐擊又有游擊談堯德者試
問三岔舊劄今屬何人兩脚踉蹌今歸何地
都蒙顯擢更次榮遷城郭已非鑿孤日晉不
亦溺其質哉都司胡廷相之領浙兵援也觀
望通灣逗遛不進部叅其戴罪者無端而在
浙運糧甘肥自潤真或詫異副總兵楊元吉
倪寵僉書李國樑陳一元守備朱釗等從遼
陽破後或冒病解組或潛跡歸關始也鼠竄
而保殘顛卒也羊蒙而驕半面洞其底裏負

戾如山且夫 尚方三尺要在以逃潰規避
爲先聲或與其衡曳兵笑步效尤不絕紛覲
銓除魑魅嘯于太陽穿窬憑其利器海內賢
豪忠傑赤心白意之人忿此混淆覲茲弛縱
有掉臂指髮而不肯爲武功用者矣管大藩
逃悖大猾戮有餘辜乃至部院不得問撫按
不得問候而奉 旨梟示候而戴罪立功逍
遙又復一年身首未聞異處所戴者何罪所
立者何功太阿倒持輿論不服大司馬力爭
領元虞奎 卷三十一 起用 三十一
九伐共抱紀綱掃地之憂嗟乎捐軀駢首灑
血塗肝之烈士不過虛贈三階于九臬已耳
世廕幾何便稱殊寵而偷生怯死者乃得乘
其間隙賈奸售級于故物之上鈇鉞未怒失
在教猱而使升福澤降淫失在飼鷹而復飽
卽如周義者已于遼陷四潰之疏勘行究處
矣轉歲之間廣寧再破不審周義何路瓦全
得到天津而今從容補任遊擊其爲解網耶
抑其爲捍網耶所以樞輔之疏有曰新勞欲

錄未鐫舊潰之名後効可期尚負前銜之報
可謂剛語法言足令援遼之衆逋低頭愧汗
而臣先汰內地各官如王威等新聲愈穢後
息彌奄寬髀不施斧斤于城頓教決裂罪人
之冒濫未有雜亂如今日者也荆棘縱橫略
加刈楚已不勝瞑目而腐心真乃辱 朝廷
羞介冑習成頑鈍馴致解崩展如之人今不
可贖矣伏乞
聖明立整軋斷 勅下臣部分別事情力懲旣
往始勸將來務在提挈大將以維艱步清查
武路以蓄真材至于戴罪立功者必嚴時月
之限永不敘用者須慎禁錮之條庶幾其有
救正或曰人才實難不忍終棄武士跣跑出
入那得拘論廉隅以書生而操文墨之議似
乎刻矣臣以爲時平致養疾則攻焉大將非
他將比也遼事非他事比也與其姑息而講
婦人之仁不若決決而扶臣子之義卽彼大
勢奔北豈無血性男兒然根本有虧枝葉爲

細必崇氣節乃挽波靡身爲職方而畏尾不言誰爲代之言者武侯有云此心如秤不令有所重輕苟可修明遜世無悶豈忍顧盼情緣巧辭怨毒也若夫尋常註誤每多勇往不羈之輩雪滯疏淹拔貧養銳斯又職方之要着矣

天啓四年十月十一日奉

聖旨王威併侯世祿等見任邊鎮且各有奏薦都着照舊策勵供職以後各衙門條議緊要事務還遵舊制司屬官案呈堂上官奏請着通行申明方孔炤不請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續文獻集

卷一百一十一

吏部

三

兵部題爲遵 旨會議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工科給事中郭興治題爲榆關情形堪憂關外責成不易伏祈

聖明早定畫一之策以無誤封疆重地事等因奉

聖旨關門事體重大着該部會同九卿科道確議具奏欽此又該廣東道御史崔呈秀題爲國家欲求保泰之策先講禦侮之計謹陳膚

見以仰佐 中興事等因節奉

聖旨樞輔去留關係重大俟九卿科道會議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會同九卿科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崔景榮等齊集中府會議得古來有封疆之臣有社稷之臣二者並繫安危今乃以社稷之臣兼荷封疆之寄則其舉足輕重得則安于泰山失則危于處堂可以易言之哉夫當廣寧繼陷中外震恐岌岌乎人無固